



2011年5月21日,国旗护卫队官兵在布达拉宫广场上演练。新华社记者 觉果 摄

亲历者见证黎明

还原60年前“西藏关键时刻”

古往今来，“世界屋脊”已不知多少次这样迎来黎明。而在青藏高原历史上，有一个特殊的年份也以“黎明”著称——1951年。那一年，和平解放从根本上动摇了禁锢西藏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开启新时代大门的强烈震撼，以各种方式深深刻入了百万农奴和僧侣、贵族的记忆中。这些记忆是如此清晰，以至于在60年后，曾在苦难和黑暗中绝望挣扎的西藏民众，仍能细数当时的种种往事，还原60年前那些关键时刻……

和平

1951年的春天，赤列顿珠感到了一种奇妙的气氛。宅子里往来的贵族们开始把几个字挂在嘴边：“不行了。”赤列顿珠是拉萨贵族龙夏家的“朗生”，是农奴中最低的一等，吃不饱穿不暖，经常挨打，子子孙孙都是家奴。1950年底，他听说一支名叫解放军的部队在昌都打败了藏军主力。从那以后，贵族们开始人心惶惶。朗生们却暗自高兴，不敢明说，只能通过眼神传递内心的兴奋。赤列顿珠预感到，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就要来临了。在不远的功德林寺，小僧人土登则心存畏惧。

这两个17岁的藏族少年无从知晓，此时，在遥远的北京，一场改变西藏命运的历史性谈判正在进行。

中央决心用和平方式解放西藏。几经敦促，西藏地方噶厦政府终于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团长的和谈代表团赶赴北京。

“当时中央民委懂藏文的只有我一人，我就承担了西藏代表团的接待和翻译任务。”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副总干事、88岁的藏族老人彭哲，是当年谈判极少数健在的见证者之一；当然有争论，焦点是解放军是否进藏的问题”。把持西藏政权的一些贵族上层人物反对驻军，意图很明显：不想接受中央的领导。可是拿到桌面上的理由却是西藏土地贫瘠，粮食不够吃。

始于1951年4月29日的谈判因此一度陷入僵局。彭哲回忆：“这时中央没有强迫，而是建议休会两天，安排参观，同时耐心劝说。最后中央提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一切开支由中央负责。这下西藏代表没话说了。”

1951年5月23日，经过近一个月

的谈判，中央和西藏地方双方代表终于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上签字，这就是著名的“十七条协议”。新时代的曙光从此照进了雪域高原。

进军

当年5月下旬，毛泽东主席签发了“进军西藏”的命令，以十八军为主力的解放军部队开始进藏。那是一次载入世界军事史的悲壮行军。从川、滇、青、新几个方向挺进拉萨的部队就像几根红线，组成线条的是一些伤痕累累的战士，在恶劣的高原环境中进行着远比战斗更加惨烈的艰难抗争。

在荒无人烟的藏西北腹地，新疆独立骑兵师进藏先遣连遭遇了一种魔咒般的怪病：起初暴饮暴食，撑破肚子还觉得饿。随后不吃不喝，身体开始发肿，从腿一直肿到头，用手一按一个坑。不几天，全身皮肤开裂，不停地流黄水。随即眼瞎，呕吐，死亡。得病官兵一天夭，一批批地死去。先遣连总共136人，结束任务时63人牺牲，其中包括总指挥兼党代表李狄三。

那是一群心怀壮丽梦想的人，肩负祖国统一和解放百万农奴的重任，虚弱而坚韧地迈过千里征程。60年后，记者重走解放军进藏之路。穿过一座座烈士陵园，我们热泪长流。雪山大河之间，当年的金戈铁马之声仿佛依然轰然回响。

入城

1951年9月9日清晨，贵族龙夏跨上摩托车赶往拉萨东郊，赤列顿珠跟着跑在后面。到处是疾走的人群。拉萨民众万人空巷，去观看解放军先遣支队入城。土登也站在人群里，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红汉人”。

10月26日，十八军主力部队到达拉萨，随即举行了隆重的人城仪式。入城式总指挥、今年91岁的西藏军区原司令员郑晋武回忆，日子是噶厦政府选的“黄道吉日”，部队尊重了当地风俗，但现场并非一片和谐；一些不甘心失败的贵族上层人物暗中组织了一些分裂分子，混在群众中间捣乱。”

冷不丁，楼上有几块石头丢进了



1965年9月1日至9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拉萨举行，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这是大会开幕会场。新华社（资料照片）

解放军行进行列，还有人吐口水。分列两旁的藏军本是来欢迎的，有几个士兵却故意把下垂的刺刀往前伸，去刺解放军战士的脚，有的战士绑腿被打出了口子。

入城官兵强忍着极少数的挑衅和污辱，一个个咬紧牙关，依旧昂首挺胸，大步迈入了会场。

事实上，入城式上的不和谐插曲只是表象，中央与西藏噶厦政府分裂势力的较量从未停止。

入城后，部队在阿沛·阿旺晋美等爱国进步人士的支持下，多次找噶厦，请求按照协议出售一些粮食，但噶厦不仅一推再推，反而唆使商人抢购市场余粮。十八军先遣支队副参谋长、西藏军区原副司令员顾草萍说：“最嚣张的是噶厦两个代理‘摄政’之一鲁康娃，一见十八军领导就冷嘲热讽。”

为争取最广泛的支持，当时中央对西藏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十七条协议”的主旨是，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维持西藏社会结构基本不变，避免发生剧烈动荡。

今年92岁的顾草萍认为：历史地看，这种方针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

自从踏上进藏之路，解放军官兵就以人民军队特有的热诚和纪律，逐渐消融着当地群众心中的疑虑。

黎明

从5月到10月，“十七条协议”已经签订了将近半年，噶厦却对怎么执

行协议一直没有明确表态。每次中央代表问起，达赖和各级官员总是含糊其辞。“阿沛·阿旺晋美是最爱国的，他也在催促噶厦尽快作出决定，可是答复一直是‘还要研究’。”彭哲说。

10月24日，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负责把电文译成汉语的彭哲记得：电文是用藏文严格按照以往向上行文的惯例，写在一张好的藏纸上，抬头处留得很宽，并绘有藏式图案。”两天后，毛泽东复电达赖：我感谢你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并致衷心的祝贺。“复电也是由我译成藏文送交西藏地方政府的。”彭哲至今自豪不已。

赤列顿珠再次感到了奇妙气氛。龙夏开完会，带回来一个小册子，神秘地藏卧在卧室里，不让仆人看到。赤列顿珠每天都要打扫房间，偷偷翻开了小册子，里面的内容正是“十七条协议”。他兴奋得很不得对全世界大喊：“我们也马上要解放啦！”8年后，西藏开始民主改革，赤列顿珠成为一家国营百货商店的职工，每月工资18元。

1951年，土登学会了踢足球。在舞台上，他尽情演唱自己钟爱的藏戏，后来又开拓藏语相声。55年后，他与马季等9位著名艺术家一起，获得中国曲艺“牡丹奖”首届终身成就奖。

岁月荏苒，人生易老。如今已白发苍苍的土登，这样谈起大半个世纪前的“黎明”时光：“我是一个向往自由和快乐的人，而西藏和平解放打开了我心灵的大门。”（据新华网）⑥6